



醉書亭

一九七〇年代後期，我在灣仔軒尼詩道《大公報》對面開了間二樓書店，專營文史哲書籍及內地新到的學術書籍，港大的學者，中文系學生及文化人馬國權、高貞白、舒巷城、陳無言等等到；某日突然收到遠居北京的端木蕻良來信，說是知道香港有人重印了他幾本小說，非常高興，希望我能替他找些，因為這些書他自己也沒有，而身邊的朋友們都想讀。

想起端木蕻良

許定銘

整理舊信札，檢出這個「黃雞皮紙」信封，二十八乘十八厘米能放入大三十二開的書，這是端木蕻良（一九一二至一九九六）一九八〇年春從北京寄來《曹雪芹》上卷（北京出版社，一九八〇）時所用的，用毛筆題寫的巨著當然立即珍藏到書架裡，信封隨手棄置，沒想到居然插進舊信札裡，一直存放到三十年後的今天。



一花獨放的悲哀

齊夫

居安思危，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如今深深體會到這個詞的分量，不過，他不是為中國乒乓球水平下降而擔憂，不是為戰績不佳而擔憂，而是為沒有對手而發愁。剛剛閉幕的橫濱世乒賽上，中國隊又是大包大攬，全勝而歸，然而，手握五金的蔡振華卻不無沮喪地說：「事實證明我們又失敗了。」大獲全勝就等於失敗，蔡振華的「失敗觀」，自有其道理。因為這已經是國乒第四次包攬單項冠軍了，長此以往，苦無對手，想孤獨求敗都不可能，到最後別人都不玩了，看你怎麼玩？高處不勝寒，眼下的蔡振華就是這個感覺。

金融中心建設「眾星拱月」

蕭愚

隨着三月底國務院同意上海建設「兩個中心」（國際金融中心、航運中心）計劃，內地地方競奪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項目的角逐，可以告一段落了。沒有判斷錯誤的話，未來十多年內，內地金融中心的建設將形成「眾星拱月」的局面，即上海為「月」，其他若干城市為「星」。內地各地盼了幾十年的「國際金融中心」建設，總算在上海跑出來一鎊定音。

孝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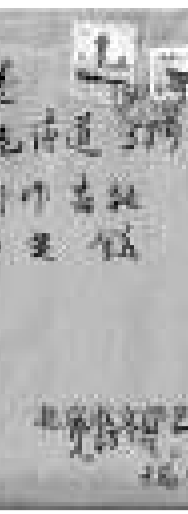
流沙

妻子的外婆今年七十八歲了，原先住在杭州，雖然手腳不是很好，但能照顧自己日常起居。去年春天，遠在內蒙的妻舅飛到杭州，說要接外婆到內蒙去，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照顧她。外婆有些捨不得杭州，說這些年身體還行，早晨能下樓活動身體，一日三餐也能自己做，老在杭州算了。但妻舅卻哭了，說他現在退休了，二十幾歲離開媽媽，一直在外工作，沒有盡過什麼孝。現在媽媽一個人住在杭州，他當兒子的，怎能安心。妻舅定要外婆去內蒙，讓他盡盡孝。

官邸做客

延靜

我們到這座時，辛大使在大廳門前迎接，之後陪我們在庭院參觀。官邸是大使辦公、會客、宴請、居住的地方，而這座去年八月落成，官邸別具一格。在寬闊的草坪上，種有松柏和落葉樹，石砌的圍牆，溪水潺潺，草皮上，種有木桶房舍完全是韓國樣式，高高的屋脊，木製的窗櫺，古香古色。據說這是裡外兩間茶室，由招待客人完成。稍後我們進入另一幢樓，客廳裡西式沙發，西式桌椅，牆上掛着西式水彩畫，氣氛迥然有異。辛大使說，他一般在這裡會客宴請，辦公室也在此座。



「強佔地盤」的謬論不時出現，藉詞釣魚者影響生活環境也許只是一種宣泄而已。

為此，警方呼籲垂釣者除了要遵守有關法例，更要注意自身安全，不要在夜晚去釣魚，最好結伴而行，避開偏僻地方，碰到有人干擾，立即離開並報警。在以多文化包容為特色的加拿大，垂釣者有時竟難以得到平等、自由的保障，確實令人遺憾。但願在今個釣季，朋友可以帶一家大小去享受一個安寧和愉快的釣魚日。



我見

齊夫

居安思危，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如今深深體會到這個詞的分量，不過，他不是為中國乒乓球水平下降而擔憂，不是為戰績不佳而擔憂，而是為沒有對手而發愁。剛剛閉幕的橫濱世乒賽上，中國隊又是大包大攬，全勝而歸，然而，手握五金的蔡振華卻不無沮喪地說：「事實證明我們又失敗了。」大獲全勝就等於失敗，蔡振華的「失敗觀」，自有其道理。因為這已經是國乒第四次包攬單項冠軍了，長此以往，苦無對手，想孤獨求敗都不可能，到最後別人都不玩了，看你怎麼玩？高處不勝寒，眼下的蔡振華就是這個感覺。

金融中心建設「眾星拱月」

蕭愚

隨着三月底國務院同意上海建設「兩個中心」（國際金融中心、航運中心）計劃，內地地方競奪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項目的角逐，可以告一段落了。沒有判斷錯誤的話，未來十多年內，內地金融中心的建設將形成「眾星拱月」的局面，即上海為「月」，其他若干城市為「星」。內地各地盼了幾十年的「國際金融中心」建設，總算在上海跑出來一鎊定音。

孝順

流沙

妻子的外婆今年七十八歲了，原先住在杭州，雖然手腳不是很好，但能照顧自己日常起居。去年春天，遠在內蒙的妻舅飛到杭州，說要接外婆到內蒙去，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照顧她。外婆有些捨不得杭州，說這些年身體還行，早晨能下樓活動身體，一日三餐也能自己做，老在杭州算了。但妻舅卻哭了，說他現在退休了，二十幾歲離開媽媽，一直在外工作，沒有盡過什麼孝。現在媽媽一個人住在杭州，他當兒子的，怎能安心。妻舅定要外婆去內蒙，讓他盡盡孝。

官邸做客

延靜

我們到這座時，辛大使在大廳門前迎接，之後陪我們在庭院參觀。官邸是大使辦公、會客、宴請、居住的地方，而這座去年八月落成，官邸別具一格。在寬闊的草坪上，種有松柏和落葉樹，石砌的圍牆，溪水潺潺，草皮上，種有木桶房舍完全是韓國樣式，高高的屋脊，木製的窗櫺，古香古色。據說這是裡外兩間茶室，由招待客人完成。稍後我們進入另一幢樓，客廳裡西式沙發，西式桌椅，牆上掛着西式水彩畫，氣氛迥然有異。辛大使說，他一般在這裡會客宴請，辦公室也在此座。

錢鍾書詩贈龍榆生

鄭延國

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，錢鍾書從清華大學致函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吳宓，並附詩二首，其中一首題為《答忍寒》。詩曰：「紙書仲渥淚酸，日暮誰知翠秀寒。負氣身名隨劫滅，禁聲歌哭盡情難。意深墨淺無從寫，要取浮提濕血乾。」這是錢鍾書一九四二年的一首舊作。一九四四年，錢鍾書編定《槐聚詩存》時，這首詩被收了進去，詩題易為《得龍忍寒金陵書》，詩句亦有較大改動。全詩為：「一紙書仲渥淚酸，日暮誰知翠秀寒。負氣身名甘敗裂，吞聲歌哭愈艱難。意深墨淺無從寫，要乞浮提濕血乾。」龍忍寒即龍榆生（一九〇二——一九六六）。《槐聚詩存》中還有一首詩，也是贈給龍榆生的。詩題為《龍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絕句、即追和去年秋夕見懷韻》，詩云：「知有傷心寫不成，小詩凄切作秋聲。晚晴盡許憐幽草，未契應難託後生。且借餘明鄰壁壘，敢違流俗別蹊行。高歌歌暇休相戲，隨分齋蔬意已平。」寫詩的時間為一九五九年。

《槐聚詩存》是錢鍾書經過精選的一本詩集。他何以要在這本薄薄的詩集中保存贈給龍榆生的兩首詩？私心以為，原因有二。一是對龍榆生這位師兄的敬重。錢鍾書和龍榆生曾先後師承清末民初著名詩人陳衍（一八五六——一九三七），龍在前，錢在後。二是對龍榆生詞學成就的看重。龍氏篤嗜詞學，一生浸淫於其間，終成領軍人物，被人譽為與夏承燾、唐圭璋三峰並峙的詞家之一。龍榆生的詞學成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。首為辦刊，次為講學，三為著述。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，龍榆生在葉恭綽等人的襄助下，創辦《詞學季刊》，內含論述、專著、輯佚、詞錄、通訊、雜綴等九個欄目。其作者「幾

乎囊括當時詞學界所有的中堅力量」，如葉恭綽、冒廣生、夏承燾、唐圭璋、俞平伯、吳梅、繆鉞等。龍本人亦必定為每輯刊物撰寫論文一篇，以開詞學研究之風氣。時人以這份刊物既團結了詞界同仁，又促進了詞學交流，同時也保留了詞學文獻，其功之大，可入史冊。在座的還有周總理、董必武、郭沫若、鄧小平、彭真等。食飽魚時，毛問此乃秦始皇之鮑魚乎？龍對曰此為鮫魚。毛聞後莞爾一笑，說：「我學問不及龍先生啊。」

錢鍾書不獨與龍榆生有詩唱和，而且亦有書信往來



我見

齊夫

居安思危，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如今深深體會到這個詞的分量，不過，他不是為中國乒乓球水平下降而擔憂，不是為戰績不佳而擔憂，而是為沒有對手而發愁。剛剛閉幕的橫濱世乒賽上，中國隊又是大包大攬，全勝而歸，然而，手握五金的蔡振華卻不無沮喪地說：「事實證明我們又失敗了。」大獲全勝就等於失敗，蔡振華的「失敗觀」，自有其道理。因為這已經是國乒第四次包攬單項冠軍了，長此以往，苦無對手，想孤獨求敗都不可能，到最後別人都不玩了，看你怎麼玩？高處不勝寒，眼下的蔡振華就是這個感覺。

金融中心建設「眾星拱月」

蕭愚

隨着三月底國務院同意上海建設「兩個中心」（國際金融中心、航運中心）計劃，內地地方競奪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項目的角逐，可以告一段落了。沒有判斷錯誤的話，未來十多年內，內地金融中心的建設將形成「眾星拱月」的局面，即上海為「月」，其他若干城市為「星」。內地各地盼了幾十年的「國際金融中心」建設，總算在上海跑出來一鎊定音。

錯誤的話，未來十多年內，內地金融中心的建設將形成「眾星拱月」的局面，即上海為「月」，其他若干城市為「星」。內地各地盼了幾十年的「國際金融中心」建設，總算在上海跑出來一鎊定音。

豈能無憂？

姚船

雖然春寒料峭，氣溫忽高忽低，有時白天黑夜溫度相差十幾二十度，但畢竟也拋開了嚴冬冰天雪地的景象，人們迎着草地和樹梢的新綠，用十分興奮的心情去迎接春天的到來。

我見

齊夫

妻子的外婆今年七十八歲了，原先住在杭州，雖然手腳不是很好，但能照顧自己日常起居。去年春天，遠在內蒙的妻舅飛到杭州，說要接外婆到內蒙去，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照顧她。外婆有些捨不得杭州，說這些年身體還行，早晨能下樓活動身體，一日三餐也能自己做，老在杭州算了。但妻舅卻哭了，說他現在退休了，二十幾歲離開媽媽，一直在外工作，沒有盡過什麼孝。現在媽媽一個人住在杭州，他當兒子的，怎能安心。妻舅定要外婆去內蒙，讓他盡盡孝。

官邸做客

延靜

我們到這座時，辛大使在大廳門前迎接，之後陪我們在庭院參觀。官邸是大使辦公、會客、宴請、居住的地方，而這座去年八月落成，官邸別具一格。在寬闊的草坪上，種有松柏和落葉樹，石砌的圍牆，溪水潺潺，草皮上，種有木桶房舍完全是韓國樣式，高高的屋脊，木製的窗櫺，古香古色。據說這是裡外兩間茶室，由招待客人完成。稍後我們進入另一幢樓，客廳裡西式沙發，西式桌椅，牆上掛着西式水彩畫，氣氛迥然有異。辛大使說，他一般在這裡會客宴請，辦公室也在此座。

我見

齊夫

妻子的外婆今年七十八歲了，原先住在杭州，雖然手腳不是很好，但能照顧自己日常起居。去年春天，遠在內蒙的妻舅飛到杭州，說要接外婆到內蒙去，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照顧她。外婆有些捨不得杭州，說這些年身體還行，早晨能下樓活動身體，一日三餐也能自己做，老在杭州算了。但妻舅卻哭了，說他現在退休了，二十幾歲離開媽媽，一直在外工作，沒有盡過什麼孝。現在媽媽一個人住在杭州，他當兒子的，怎能安心。妻舅定要外婆去內蒙，讓他盡盡孝。

官邸做客

延靜

我們到這座時，辛大使在大廳門前迎接，之後陪我們在庭院參觀。官邸是大使辦公、會客、宴請、居住的地方，而這座去年八月落成，官邸別具一格。在寬闊的草坪上，種有松柏和落葉樹，石砌的圍牆，溪水潺潺，草皮上，種有木桶房舍完全是韓國樣式，高高的屋脊，木製的窗櫺，古香古色。據說這是裡外兩間茶室，由招待客人完成。稍後我們進入另一幢樓，客廳裡西式沙發，西式桌椅，牆上掛着西式水彩畫，氣氛迥然有異。辛大使說，他一般在這裡會客宴請，辦公室也在此座。

雖然春寒料峭，氣溫忽高忽低，有時白天黑夜溫度相差十幾二十度，但畢竟也拋開了嚴冬冰天雪地的景象，人們迎着草地和樹梢的新綠，用十分興奮的心情去迎接春天的到來。

我見

齊夫

妻子的外婆今年七十八歲了，原先住在杭州，雖然手腳不是很好，但能照顧自己日常起居。去年春天，遠在內蒙的妻舅飛到杭州，說要接外婆到內蒙去，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照顧她。外婆有些捨不得杭州，說這些年身體還行，早晨能下樓活動身體，一日三餐也能自己做，老在杭州算了。但妻舅卻哭了，說他現在退休了，二十幾歲離開媽媽，一直在外工作，沒有盡過什麼孝。現在媽媽一個人住在杭州，他當兒子的，怎能安心。妻舅定要外婆去內蒙，讓他盡盡孝。

官邸做客

延靜

我們到這座時，辛大使在大廳門前迎接，之後陪我們在庭院參觀。官邸是大使辦公、會客、宴請、居住的地方，而這座去年八月落成，官邸別具一格。在寬闊的草坪上，種有松柏和落葉樹，石砌的圍牆，溪水潺潺，草皮上，種有木桶房舍完全是韓國樣式，高高的屋脊，木製的窗櫺，古香古色。據說這是裡外兩間茶室，由招待客人完成。稍後我們進入另一幢樓，客廳裡西式沙發，西式桌椅，牆上掛着西式水彩畫，氣氛迥然有異。辛大使說，他一般在這裡會客宴請，辦公室也在此座。

我見

齊夫

妻子的外婆今年七十八歲了，原先住在杭州，雖然手腳不是很好，但能照顧自己日常起居。去年春天，遠在內蒙的妻舅飛到杭州，說要接外婆到內蒙去，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照顧她。外婆有些捨不得杭州，說這些年身體還行，早晨能下樓活動身體，一日三餐也能自己做，老在杭州算了。但妻舅卻哭了，說他現在退休了，二十幾歲離開媽媽，一直在外工作，沒有盡過什麼孝。現在媽媽一個人住在杭州，他當兒子的，怎能安心。妻舅定要外婆去內蒙，讓他盡盡孝。

官邸做客

延靜

我們到這座時，辛大使在大廳門前迎接，之後陪我們在庭院參觀。官邸是大使辦公、會客、宴請、居住的地方，而這座去年八月落成，官邸別具一格。在寬闊的草坪上，種有松柏和落葉樹，石砌的圍牆，溪水潺潺，草皮上，種有木桶房舍完全是韓國樣式，高高的屋脊，木製的窗櫺，古香古色。據說這是裡外兩間茶室，由招待客人完成。稍後我們進入另一幢樓，客廳裡西式沙發，西式桌椅，牆上掛着西式水彩畫，氣氛迥然有異。辛大使說，他一般在這裡會客宴請，辦公室也在此座。

錯誤的話，未來十多年內，內地金融中心的建設將形成「眾星拱月」的局面，即上海為「月」，其他若干城市為「星」。內地各地盼了幾十年的「國際金融中心」建設，總算在上海跑出來一鎊定音。